

新书推介

最近,《天涯》杂志执行主编王雁翎女士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不能朗读的秘密》,赢得了读书界不少好评。作为资深编辑的王雁翎,多年来不知为多少作者编织了嫁衣,而今,她终于也给自己编织了一件,且让我们来看作者和读者如是说——

给自己做嫁衣

——《不能朗读的秘密》自述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王雁翎

说来惭愧,终日与文字为伍,自己写字出书却还是第一次。

我是一个文学期刊的编辑,一个职业读者——读别人写的字。多年的职业编辑生涯使我常常在两种状态之间徘徊:读到精彩好文拍案叫绝之后是绝望:自己永远也写不出如此好文。更多时候读到立意肤浅文字平庸毫无趣味的庸文,则是不屑继而麻木。对于自己还想写点什么,甚至写出点高端文字的人来说,文学期刊编辑并非一个理想的职业,读多了别人的文字反倒容易废了自己的武功,除非你足够强大。

一个在后台洞悉了魔法师秘密的人,就再也难以享受那种在前台观看魔术的惊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自己就能做一个魔法师。某种意义上,我就是那个洞悉了魔法师秘密的人。职业使然,文字发表的过程在我早已了然于心,神秘性、神圣感乃至必要的虚荣心尽失,把自己写的字变成铅字对我也就缺乏足够的诱惑力。

写,还是不写,一度对我是个类似哈姆雷特的问题。

但时间从不曾犹豫,它在我的懒散怠惰中日新月异,一晃二十多年,白了少年头。我忙于生活和工作,除了少数确有心动下笔为文或必须的应景文章,我极少动笔写字,终究是不可避免落入文学期刊编辑眼高手低的宿命。

人到中年,生活终于开始发酵出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作为一个不肯活得无知无觉的人,在人间摸爬滚打几十年,总酝酿了些人生意见,如鲠在喉。恰逢此时,偶然看到洁尘的一句话:写作是搭救人生虚无的一条船,瞬间惊醒一般。是啊,人生虚无,时不我待,文字比人活得长久,不写点什么,何以证明我活过?

感谢博客的出现。

2006年,博客风起云涌,身边的好友纷纷开起了博客,我这迟钝的人也终于被其大潮裹挟,开了博客,初衷不过是“写在人生边上”。最初是几个熟悉的朋友来看,博客成了我们在现实生活之外交流沟通的一个新途径,感觉新鲜过瘾。渐渐的又因博客结交了一些意气相投的博友,进而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如此这般,我陆续写下了一些文字,四五年过去,竟也有了一点积累。

在整理这些文字时,我发现这些不同时间写下的文字其实用一个词就可以概括:阅读——读文学,读影视,读人生。这其实能确定出我的人生位置:一个阅读者,一个阐释者。

一个好的阅读者,要有良好的感受、理解能力,而一个好的阐释者,则要能准确地言说,说出自己的发现——这真是很对我的胃口。我自认是一个求真的人,真善美三个字,我首选真。我崇尚真实,看重真相,宁要残酷的真实,不要虚幻的美丽。所以,在我所有的阅读和阐释中,都贯穿着一个执着的追问: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的?人生是怎样的?爱情是怎样的?为什么世界、人生、爱情等等会是这样? what 与 why——这是我写字的最深层的冲动。

我当然知道,我的所谓发现是多么有限、多么片面。但我还是不愿于说出来,是凭着自己的真诚,也是基于一种知己渺小之后的微薄自信。亚里斯多德说:世间每一样事物都不只一次地被发现和忘记。进步是一种假象。是的,古往今来,世界的本质从来都是一样的,变化的只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是的发现和命名。每一个新生儿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发现之旅。当经过短暂的初民般发现的惊喜,他终会发现自己那点“发现”不过是老调重弹。这个世界早已不是一张白纸。即便如此,这个发现的过程对自我还是深具意义的,因为我借此能够活的清醒自觉,并不断成长。

好了,如果我这些粗浅的文字还能使你有所触动有所共鸣,那不过是因为我们曾经共同生活于这个美丽而又千疮百孔的世界。

阅读身边熟悉的人的文字,总会有一种查阅地图的感觉。王雁翎的文字便如我阅读过的一幅海口地图一般,总会在她的文字里发现我熟悉的人物、地点,或者一起参与过的谈论或者争执。

在《不能朗读的秘密》(王雁翎著,新世纪出版社2012年1月第一版)一书后记里,王雁翎说到了自己的写作得益于博客的普及,使得她有了一些与同好者沟通的欲望。写作是一种言说方式,是说与相知或相互有磁场感应的人来听,所以,阅读她的文字时,我常常想到气味相投这四个字。

日常生活也是这样,只有孕妇才会很快注意到公交车上的孕妇。也只有孩子的母亲才会在与人交流的时候不停地关注对方孩子的表情。打开这册《不能朗读的秘密》,扑面而来的是知性女人对于女性内心最为关切的捕捉和刻摹。写作者并不急于在某部电影或某部小说里找到全部的答案,而是将那个故事里女人的呼吸仔细地倾听了,将自己人生经验里的所有智识都掏出来,当作钥匙,打开那些经典电影或者文学作品里女性的内心之门。在王雁翎的言说中,我看到的是一个交付自己内心的阅读姿态:理性、缓慢、耐心、安静。不论是阅读一段荒唐的个人史,还是阅读一个善良暖意的孤独感,她都试图将创作者的意图还原,她用放大镜一般的笔触来抚摸女性的内心,如同一个阅历丰富的号脉者,每一次都开出令人食用后安康的药方。那些解读的文字有着复杂的“草药般的名字”,似乎含着苦味,却又直抵疾病的深处。

因了王雁翎的解读,我有了强烈的愿望去找寻安奈伊斯的作品或者传记去看。这个骄傲而放纵的女人,这个有着丰富内心的文艺女青年,这个挑战传统道德的荡妇,这个和自己的人生绝不妥协的情色小说写作者。也因为王雁翎的介绍,我对《朗读者》这部小说有了新的认知,王雁翎在小说与电影重复地比较中,读到了人性丰厚的内容。在尘世里,也正如《朗读者》里所喻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朗读的秘密。这种秘密,它关乎某种道德、智识,或者是狭窄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它是和生命血肉相连的个体空间,是隐私,是值得尊重甚至等于“羞耻”的一个注释词。我喜欢王雁翎在《朗读者》里耐心地表述,她像一个执意要解开情感绳索的人,将纠缠在一起的人物内心的线绳一点点打探清楚,然后开始撕扯最初的部分。她的文字多是从某个女性的吸引她的地方下笔,然后像水一样,慢慢浸湿她,浸湿所有让人感动的部分。

当我读到《我只想爱,顺便活着……》这个篇目时,我能感受到她对泽达尔勇敢表达爱情的欣赏。正如她对李安电影《色·戒》里的王佳芝有着浓郁的悲悯感一样,她深爱着与她有着相似大学生活经历的余虹,余虹是电影《颐和园》里的女主角,她也是一个只想爱情而顺便活着玩的人。王雁翎对余虹的爱都体现在她的文章标题里:我更爱你沧桑的容颜。

关于《颐和园》,记得在办公室里,我和王雁翎还热烈地讨论过,余虹不是一个个体,她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命名。她放肆的身体似乎强奸了那个时代的纯洁,然而,她却依然单纯善良,让人疼惜。

看着王雁翎的这些文字,时不时的,画面会回到办公室里。她的某些观点,在写出之前,甚至已经在我们的谈论中已经提前演出。而写作,只是她对自己既有观点的一种梳理和归纳。

比邻在办公室里,我们互为对方人生的阅读者。这样的经历让阅读成为一个查阅地图的过程,每每遇到熟悉的情节,便很会心。

做编辑二十年,她一直负责稿子的审读,每年的阅读量达数百万字。作为一个非普通读者,二十年磨此一剑,与其叫做懒惰,不如称其审慎。这本小册子,虽然文体拥挤,却是一次真诚的写作,我推荐它。

读书札记



王雁翎近照

知死,然后知生

毕淑敏《花冠病毒》: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潘启雯

内科医生、注册心理咨询师、文学硕士、作家、女儿、妻子、母亲、朋友、旅行者……独特而丰富的生活阅历和角色,既成为毕淑敏小说创作的宝贵资源,也为她的小说提供了多维度的叙事空间。

频现医生的形象和故事是毕淑敏小说创作的“独特符号”。无论是中篇小说《生生不已》、《预约死亡》,还是长篇《红处方》、《拯救乳房》和《女心理师》等小说,抑或是新近创作出版的《花冠病毒》(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年1月版),她总是以“医生提笔——开方”的惯性和套路,将医者救死扶伤的情怀和作家的审美意识整合起来投注笔端,在文学作品中为宝贵的生命和脆弱的心灵开出了一剂剂“良方”。

《花冠病毒》巧妙地吧故事设置在未来的“20NN”年:一种可怕的瘟疫病毒——“花冠病毒”突袭燕市,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都市顷刻间沦为“猎物”。拥有心理学背景的女作家罗纬芝临危受命,成为亲临抗毒一线的采访组成员;在一线与病毒作战的科研教授于增风,以身试毒不幸身亡;一个神秘的年轻人忽然找到罗纬芝,两人随即达成一项秘密交易……在没有特效药的危机时刻,人类与病毒的“博弈”不断推进,最终通过组合自我心理能量与病毒展开了殊死血战。原本,毕淑敏无意写一部“未来科幻小说”,这部小说的念头最早萌生于2003年深入北京抗击“非典”一线采访的经历,她试图以此展现人性在面临危难时刻迸发出的悲悯和无奈。

与那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作家不同的是,毕淑敏并不是居高临下地瞥视众生,而是以剧中人的姿态向人们娓娓道来,个中多了一份平和、一份关怀。当小说中各色人物为寻找对抗“花冠病毒”的武器和策略百般周折、乃至悲观失望之时,作者却给出了对抗危机的两个秘密武器:一个是“元素”,一个是心理能量。而前者无能为力之时,真正的希望唯有靠后者——“人类和病毒必有一战,必将多次交锋,谁胜谁负,尚在未知之数。当身体和心灵遭遇突变,最终能依靠的唯有心理能量。”

因此,对生死以及人心的探问——即“直面未来世界里人类的心理灾难,积极探索心灵危机的应对之策”就构成了《花冠病毒》的核心思想。透过以“珍爱生命”、“尊重生命”为立足点的写作,毕淑敏更希望自己的创作能够藉由作家的责任感逼近生命的本真。“花冠病毒”形态绚烂美丽,和它的凶残形成某种强烈“反差”——而作者却不断借此病毒一手制造的毁灭性危机表现着人类生命的尊严,并肯定那些在危机中死亡的生命价值——死亡固然是一种不幸,是超越极限的人生痛苦,但它与生存的对立却恰恰标志着真实的生命存在。

《花冠病毒》中的危机和死亡意蕴,则让人们深刻体会到“知死,然后知生。”诚如小说通过对危机和死亡的书写折射世态炎凉,继而引发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和对生命价值的关爱那样,每个人都应当从危机、乃至生与死的角力中领略如何善待这仅此一次的生命。



《花冠病毒》封面



非普通读者

——王雁翎《不能朗读的秘密》小札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